
第一击

阿 垅



上海抗战时期文学丛书

上海抗战时期文学丛书

L25

65

725

211

第一击

阿垅

海峡文艺出版社

上海抗战时期文学丛书

第一击

阿 壘

*

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

(福州得贵巷27号)

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

福建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787×1092毫米 1/32 4.375印张 3插页 85千字

1985年9月第1版

1985年9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3,930

书号：10368-67 定价：0.75元



作者像

自由詩

不是可分行的散文也。

不是詩的与政府主義。

是這樣一種詩：內容——特定的詩

形式——特定的詩的對象為特徵的

外。

是這樣一種詩：內容——對象化了

式——人格化了的對象底感覺。就是

自由，是從必然裏解放出來以過程

升過程，是飛躍過程。

自由，是以有限突破無限，通向無

無限的無限，無限的無限，創造性

否定抽象的格律。

否定凝固的形式，格律的形式——

每一個對象是一個內容，每一個對

內容，是這內容自己，形式，是只

服從對象的同時解放對象。

在對象裏解放，在對象裏自由。

作者手迹

缘 起

从抗日战争开始到解放战争为止的十年间的文学，在我国现代文学史上占着重要的地位，并具有特殊的风貌。

抗战时期的上海文学，随着上海政治环境的演变，大致可分三个阶段：一、抗战初期，即从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三日至同年十一月十一日，上海是抗战前线之一翼，全国作家大多都在上海，这里成了全国文学运动的中心。文学作品类多激昂而率直。二、“孤岛”时期，即从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二日至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，上海四周虽已沦陷，却还有一小块租界成为当时的特殊区域。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团结了广大爱国进步作家，以此弹丸之地为据点，采取种种灵活方式，继续与敌伪周旋。当

时的文风，仍多激越，但限于环境，表现手法已逐渐向迂回曲折和隐喻讽刺转变。三、沦陷时期，为从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至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，上海完全成为沦陷区。这是上海最黑暗最艰苦的阶段，一切出版物和文艺活动都要受到侵略者和汉奸的严密控制。就在这种情况下，党的地下领导依然存在，坚持民族气节，誓不为敌人效劳的爱国作家（包括文学上属于鸳鸯蝴蝶派的大多数作家在内）更是大有人在。他们或用“商办”名义，继续编印书刊，或在地下党的安排下，有计划地打入敌伪文艺报刊，发表反映现实生活、培养读者严正艺术趣味的作品，排挤替敌人歌功颂德的毒草。这时的文坛，呐喊和投枪已不允许，而现实主义却有了进展，在艺术上经过了更多的锤炼。这类作品，今天看来也许会被指摘隐晦，甚至色调暗淡，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，却是需要经过种种斗争才得发表！就是这类作品，等候着作者的往往是逮捕和严刑。而的确有不少作家经过这样的炼狱，有的甚至惨遭杀害。

我们深感以上三个阶段文学中具有一定代表性的作品，都值得保存下来，使后代知道：我国现代文学有过这么一个阶段，有过这么一批作家，他们曾在艰苦的岁月里，为我国的现

代文学史写下了可贵的一页 而流光易逝，岁月不居，这项整理工作至今还没有去做，大批资料仍然散佚，有待搜集，再不抢救，恐将荡然无存！

同人有鉴于此，集会商讨，决定承担起编纂《上海抗战时期文学丛书》的责任。钩沉辑散，以这一时期上海的作家和作品为主，并兼收活动在上海附近的浙江、江苏、安徽、福建诸省，以至香港、南洋等地，而与上海仍有关联和影响的作家和作品（包括小说、诗歌、散文、报告文学、杂文、剧本、儿童文学等各种体裁），分辑陆续出版，每辑十册。

本丛书成立编辑委员会，约请巴金同志为名誉主编，推举楼适夷、林淡秋、柯灵、朱雯同志为主编；具体编务，则由杨幼生、陈梦熊、管权、胡凌芝、萧斌如五位同志担任。福建人民出版社承担出版任务^①。

担负工作的同志，各有自己的岗位，抽暇收集材料，走访求教，往往为寻找一种资料，费时数月，一有所获，则欢欣如得至宝。本丛书中每册从选题定篇以至编辑出版，确也颇费了不少心力。展读当年作品，相隔已将近半个世纪，而当时斗争年代的各种情景，仿佛历历在目，许多篇章，依旧震撼着我们的心灵。这使

我们觉得从事这项工作并非毫无意义而告慰于心。

我们深感遗憾，主编之一林淡秋同志却未及看到“丛书”出版就溘然长逝了，谨在此表示我们的悼念。

《上海抗战时期文学丛书》

编辑委员会

一九八二年三月

① 1985年起由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

目 录

闸北打了起来	1
从攻击到防御	51
斜交遭遇战	98
附录：我写《闸北打了起来》	110
《第一击》重版后记 耿 庸	116

闸北打了起来

从东亭到安镇是十公里。因为爱惜皮鞋，我脚上穿了一双破旧的。不时有沙子之类从鞋底磨穿处钻进来，瓜络的鞋垫也碎成一片一片刺脚的东西。我算是不怕走路的人，到了这里也只有一肚子的咕噜了。课目是静肃行进、连络法、受敌探照时之处置……。远处有乳白色的手灯光缓慢地移动着，反复探照着马路底弯曲处，一下给马路左侧高大的屋影挡住了，一下又从浓黑的树林中透出来。满天的星，满田的萤火，满耳的蛙声，反衬着这无光无声的人流。停一下，又走一下，一个个蹒跚的背影。偶然，也有人咳嗽一声、两声的。人全疲劳了，疲劳得不愿意再说一个抱怨的字，只是半意识地惰性地走着路了。忽然，有人从后面那样紧急地赶了上来，脚踏车差不多是从队伍中冲过去的，这里，人一下清醒起来，连忙回头来看，可是脚踏车早已飞了过去。星与萤火以外看不到别的东西。队伍如夏天黄昏的蚊群，由低声底集结变做咆哮的夜潮，开始彼此探问，虽然有军官们叱骂着、压制着，声音仍旧是浩荡的；并且，就是军官们，也一样在说着话，甚至有反向士兵探问什么的。

“什么事？”

“来了么？……”

前面起了一阵急促的马蹄声。队伍刚开始避在路边，营长底跳跃着的连人带马的影子立刻飞到背后去了。脚踏车也在这个瞬间过去。那是团部底一个传令兵，认出来的人连忙大声问他：

“他妈底小舅子，什么事？……”

“你他妈底小舅子！”远远地掷回来一句给风把尾巴吹得不怎么完整的话，“团长才……一个人知道！”

一营人立刻往回带，课目：急行军。

人又不说话了，低着头走。蛙声以外，只有一片沉重、急促、混乱的脚步声，有节拍的刺刀在鞘中的转侧声，不容易听出来的皮带磨擦的“吱咕”声。可是，这次人却是在沉思，全不是睡眠状态。我也一样，喜悦的兴奋与不可知的惶惑把我底思想引得很远。但是我底小腿在粗大起来、笨重起来，沙子与石子更多地钻进鞋子来。我痛苦得出了热汗，步子变小了，落在后面，还打算一到家里就洗脚呢。心比脚走得更快，路却在急行军中反更伸长。到我们这一营人回到东亭，有几连人已经在那里搬运东西了。满街是兵，几个挑了子弹过去，几个又抬了蚊帐过来，团部门前堆满了东西，挤满了人，河边的几只船上装卸着什么，还有牵着驴、牵着马的。那时候是刚过了十点。

营长穿着汗还没有干的衬衣立在营部门口，看见了我，立刻止住我。

“陈排长，陈排长！……”

等我走到了他底面前，他低低地告诉我：

“今晚我们就要出发到上海去，十一点钟登车完毕。你回去要他们赶快准备好，东西用不着的全不带，只带枪枝、子弹、背包。上海今天情形很紧张。我们已经下了决心的。不过，这个，这个……，可不要对士兵说什么，唔唔，只说动员演习就是。唔，还有，你们人到齐了没有？有落伍的没有？”

“全回来了，没有落伍的。”

“那好。”

在淡黄色的电灯光下，他薄薄的嘴唇做出了一个微笑。我一面把右手举起来行礼，一面也答以微笑。因为我太喜欢了。虽然我仍旧不相信这一次真会发动什么战争，听了这样的话，如梦里看见了什么渴望的东西，也就当作真看见了这个东西一样。我立刻跑着回去。才休息了一会儿的脚，一走起来特别艰难，路上来来往往的人又阻挡着我。两个兵抬着一捆军衣从对面跑过来。前面的一个，那样通红的脸色，张着口，大步大步地，把我底右肩猛撞一下，可是他头也没有回过来。对长官微笑、一个兵撞了长官敢不立正，这类事在平时都是不合“纪律”的，可是，到了抗战底前夜都成了没有意义的小玩意儿了。我不由自主地后退了几步，揉了一揉右肩，又跑了起来。

从东亭到无锡车站有六公里，一切事又都得开始做，短短的半个至一个小时怎么对付，我还洗脚！

一回到华家坟我就去找连长。连长也正在找我呢。我还没有开口向他报告营长底话，第九班中士班长应得标来找我。

“报告排长！这个，我班里有两个病的，这个，俺，多一棵枪，俺，只能挑一担子弹……”

不等应得标说下去，连长拍了一下桌子把茶杯都震得跳了一下。他咆哮着，一下跳了起来。

“多一棵枪也要你带，少一棵枪也要你带！挑一担子弹？我连长、排长给你挑一担吗？有病？放屁！这个时候来个有病！有病也要去，就是死，也要去，报告你妈啦个臭屁！这个报告那个报告！”

应得标，面向连长，给骂得脸色发青发黑，嘴唇动着动着说不出一句话。我给连长这一骂也弄得没有办法，只得把营长底话来支吾。我不好过。可是连长还是“浑蛋”、“浑蛋”、“妈拉个……”地骂个不止。应得标迟疑了一下，白着眼转过身子去就走，并不鞠躬，一面走一面喃喃地在说什么。

准备的事连长已经知道，他还给我看了命令。他告诉我规定携带的东西，集合的时间。按规定，排长每人只能够带三十斤的行李。这是没问题的。不能够带的东西我存放在什么地方就是，或者简直送人也可以。但是我想到了应得标底报告心就发愁：一班人里有一枝捷克式的轻机关枪与八枝中正式的步枪，每人携带二百发子枪以外还有那么两担，弹药手还有特别的五、六百发，预备枪管与零件也需要一个人，

这样，一班里得有十三名兵才够对付，可是我这一排里每班总只有这么十一、二个人，还有害病的，如第九班，十二个大兵，高得胜昨天吐了血，关士邦有几天没吃饭了。

“报告连长！东西带不完却是个事实问题呢。”我抑止着愤怒，小心地用商讨的声调说。

“唉！陈排长你真是！”连长不以为然的样子，挥一下手，恶毒地望了我一眼。“象你这样带兵是没办法的。兵依得的么？兵是狗、猪，非压迫不可！你看，他们会带完的。你一依他，他就爬上头来拉屎。你老依他！”

“照编制每班是有十六个人的。”我还是抑制着愤怒。自从到了军队里，青年人的愤怒在我是无从发泄的。但是现在却绕一个圈子向连长进攻了。“可是师部在我们这一连上的‘记名’就是十个之多。这对国家来说，战斗力上是有不小的损失的，带不完东西还是小事。”

连长底脸红了一下，头低下去，手掌拍了一下左膝。我底话刺伤了他了，因为他也有“吃空名子”的事。可是他一下子又装做不胜感慨的样子，大声叫了起来：

“中国军队真黑暗！我说，非杀不可，我说！……陈排长！你回去看一看，第三班准备好了没有？那末，那末，每班最多可以缴一枝枪到连部来，假使人真不够的话。好，你看吧。”

一个营部底传令兵走进门来，鞠躬，立正。

“报告连长！去领手榴弹，一连六箱。”

“哦，那末，陈排长，你排上派两个勤务来。”

大殿、二殿里全是蜡烛光，电线有人在拆收，巨大的人影在墙壁上、神像上移动，颤动，彼此重叠，扩大与缩小，结合与分离，侧面变做正面。有几个人影狗一样爬在地上摸索他底什么东西，有几个兵在那里捆背包、拍打着军毯，还有一个翘着的屁股在看不清楚的黑影里几乎绊倒了人。地上乱七八糟地全是东西：稻草、叮咣发响的圆锹、“不要踏哪”的手榴弹、“我底铁帽子爷妈哪一个拿了”却一脚给人踢了出来的钢盔，背包、散开的子弹带、衣服、扁挑……。人来往奔跑着，进进出出，口里叫着什么，也有彼此高声大骂的。各种东西相触的杂乱的声音，拖过子弹箱来的磨擦的声音，水壶落在地上的空洞的声音……。

我走进了自己的寝室，传令兵胡春樵已经把我底行李弄好了。桌上有一些废纸。第一排排长底行李也整齐地放在门边了。

“排长！九班班长来过，段排副也来过。”

“唔。”我从袋子里掏出表来一看，刚好十点半。“传各班，快一点把东西都弄好，七班、八班，各派一个勤务，到连部集合。”

胡春樵走了以后，我用手一推把床板上的稻草推开了一部分，懒懒地坐了下去。但是我立刻又立了起来，脱下帽子换了钢盔，解开了皮带，把“快慢机”挂在身上，又挂了图囊，又扣上了子弹带，一边想：还洗脚么？

排副、第七班上士班长段其祥走进门来，鞠躬，含笑地。后面跟着胡春樵。

“排长！是开差么？”

“一营长对我说是动员演习。”我忸怩地说了一句暧昧的话。

“排长，”段其祥笑出声音来。“这瞒什么呢？打日本，谁不喜欢，谁不巴望这一天？我保险，打日本，当兵的没有一个开小差的。打日本，那一个当兵的不乐意不喜欢呢？”

“段排副早已知道了。”胡春樵也笑起来了。那笑，象操作中他底动作得到赞许的时候那样发着光辉。

我完全窘了。我说了真话，把营长底嘱咐给抛弃了。

这个时候，应得标摇摇摆摆地走了进来，脸色是灰黑的，涂过油一样闪光，钢盔歪戴着，腰上笨重地缠着三条子弹带如弥勒佛底肚子似地尽往下沉。在他后面的是第八班中士班长何胜荣，也着好了装，并且自己背着预备枪管。再后面是第八班底下士副班长姚荣安和全副武装的一等兵陈中元。

“排长！这回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了。我们中国人也要出一口气了。”

不让陈中元试探的话说下去，应得标沉着脸叫起苦来。

“排长！我又去报告了连长。我自己出钱，雇一部车，这许多东西，俺，高得标又走不得……连长又不答应。这个……”

“你多了多少东西？”

“十二个人，两个实在有病，又不是喜欢害病，又不是